

且赋深情
系列
001

梵缺◎著

半晌，太子等不到她的解释，即问出来：
『你说说，正太是什么意思？』
『那个……正太，就是正经的太子啊！』简称……

一生二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腾讯文学名人堂

百万年薪作家梵缺

倾情演绎这段世间最美好的

——青梅竹马情——

虽然来到这儿的后遗症还没好，
但她深刻地认识到了
装傻的好处。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一生一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一世：青梅难负竹马情 / 梵缺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04-5332-8

I. ①一… II. ①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7708号

一生一世：青梅难负竹马情

作 者：梵 缺

责任编辑：冀 晖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980mm 1/16

字 数：366千字 印张：28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332-8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青梅难负 一生一世 竹马情

目录 CONTENTS 上册

第一章	皇家书院戏太子	1
第二章	匪夷所思十三爷	11
第三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	26
第四章	教傻小姐学规矩	35
第五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52
第六章	大难不死有后福	64
第七章	傻小姐破例进宫	80
第八章	莲步轻移踩蚂蚁	91
第九章	皇宫的后山有鬼	108
第十章	深宫夜半破危机	120
第十一章	活得简单我快乐	132
第十二章	惺惺作态三小姐	145
第十三章	莫名其妙封良娣	156
第十四章	萧家灭门之真相	168
第十五章	嫁人前夕出意外	178
第十六章	预想之外的变化	190
第十七章	萧瑟青山葬孤魂	198
第十八章	一根木头生竹花	208
第十九章	有良心的是傻瓜	217
第二十章	小傻瓜大师风范	228



一生一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CONTENTS 下 册

第二十一章	十三王爷的密信	237
第二十二章	离京路上遇刺客	245
第二十三章	逼入绝境险求生	254
第二十四章	闭月羞花红姑娘	266
第二十五章	红烛馆人心渐暖	278
第二十六章	城外暗算大将军	288
第二十七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	298
第二十八章	有种心意不能负	307
第二十九章	你不是那个例外	315
第三十章	高帽子可别乱戴	325
第三十一章	不堪回首的曾经	333
第三十二章	京城内波涛暗涌	342
第三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53
第三十四章	今朝谁算计了谁	362
第三十五章	血色弥漫天恩寺	371
第三十六章	万里江山万里尘	380
第三十七章	荷花湖畔话当年	391
第三十八章	小楼昨夜又东风	403
第三十九章	王府水榭鸿门宴	415
第四十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428

· 第一章 ·

皇家书院戏太子

漠北王朝，建平六年春。

某日早朝建平帝楼宏突然赐给年仅十五的皇弟楼玉瑾一块免死金牌，即宣布退位，将帝位让给了当时声望极高的顺安王楼歆，并在当夜秘密带着皇后和七岁的太子搬出皇宫，一夜之间杳无音讯，去向成谜。

数日后，楼歆即位，改国号顺安。

岁月如梭，十年后，初春。

大殿上，顺安帝楼歆为了发掘和培养未来栋梁之材，特下了一道圣旨：凡正四品以上官员未满十五岁的儿子均要送进皇家新建的书院和皇家子弟一同就读。顿时，不少官员一听，即高呼皇恩浩荡。同时又出了一点小意外，位高权重的宰相秦伯夷膝下无子。

事关宰相的家事，百官早有耳闻。多年来他为求一子，可谓用尽了方法，至今共娶了三十六位姨娘，更有通房无数，奈何都年逾半百了，也仅得四女。当即，顺安帝为了安抚人心，破例钦点秦伯夷的小女儿可以去书院上学。秦伯夷谢恩之时，背地里苦不堪言，想起愚笨的小女儿，这一张老脸恐怕是丢定了……

转眼，已是盛夏。

皇家书院。

课余时间，三五成群的小孩子聚在一块儿，喧哗吵闹。

此刻，有一个素衣的小女孩百无聊赖地趴在精雕檀木书案上发呆，明显和其余华服的子弟格格不入，而她跟前是一名绝色的侍女清儿，安静地给她磨墨。目前，京城的街头巷尾都在传说宰相家的四小姐秦碧荷是一个大傻瓜。

这时，一个小书童送来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先是朝碧荷行了一礼，恭敬道：“秦小姐，此乃太子殿下给您的信。”

小碧荷狐疑似的瞟向小书童，又朝人多的地方看去，在中间，以众星捧月般站着

一个眉目清秀的小男孩，正兴致勃勃、满是期待地朝这一边张望，像在期盼着接下来的戏。小碧荷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捏过了书信。

“秦小姐，太子殿下吩咐过，请您立刻阅览。”小书童尖细的声音在旁提醒着。

“月懒？”小碧荷微微侧着脑袋，不解地问：“月亮很懒吗？”

霎时，全场静默。

随即，响起了阵阵嘲笑声。

清儿刚想阻止，小碧荷已经打开了那一张纸。

上面赫然只有两个污辱性的大字：傻子。

“傻，子。清儿，我认识上面的字哦。”她小脸兴奋地仰着，眸光熠熠望着清儿。

“我家小姐好聪慧哦。”清儿皱眉违心说了一句。

小碧荷听到称赞，小脸笑得犹如鲜花盛开一般灿烂，偏有一股说不出的傻气。

顷刻间，学堂中嘲笑声越发肆无忌惮，罪魁祸首太子爷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

“哈哈，真是傻子。”

正当大伙笑得正欢时，小碧荷疑惑地敛起笑，狐疑地拧起弯弯柳叶眉，说道：“清儿，这信为什么没有内容，而只有写信人的名字？”

刹那间，讥讽嘲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愣愣地射向小碧荷，仿佛看到妖怪吐出了什么惊人之言。

清儿错愕了好一会儿。一群瞧好戏的孩子，见出丑的对象骤变，赶紧憋住笑，表情五花八门滑稽无比。太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辱，怨不得谁。可孩子毕竟还是孩子，再掩饰还是会偷偷瞥向太子爷的脸。

太子怒目瞪过来，喝道：“大胆！死丫头，敢骂本太子？”

“太子是什么东西？”小碧荷茫然。这看似天真无邪的一问，听起来却更像是在蔑视太子。

“扑哧。”周围有孩子突然失笑。

太子怒目一扫，威严初显，众人纷纷心虚般躲开了视线。太子毕竟年纪小，又从未有人给过他这般难堪，面子上承受不住，小小的自尊心也受到损伤，于是狠狠地瞪了碧荷一眼，“死丫头，你给我记着！”一拂衣袖，愤然离去……这一下，梁子是结大了。

书院放学。

清儿背着小碧荷离开。

小碧荷双臂自然环过清儿的脖子，信赖地把脸贴在其暖暖的背上。

小碧荷名义上是宰相的千金，却从没有受过千金的待遇。因为生下来时病了一场，长大了总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愚笨。她娘出身低微，原本是相府的丫鬟，一心盼着母凭子贵，偏生出了一个傻女儿，备受冷落欺凌。无奈之下，两年前带女儿一起投湖自尽。

然而，小碧荷奇迹般活了下来，但是比以前更傻，常常呆滞一天不语，或说一些旁人完全听不懂的话。没有了她娘的保护，甚至连下人们也敢欺负她了。照理上说，宰相大人不会亏待自己的女儿，再怎么说是自己的骨肉，奈何他公务繁忙，数十年如一日，鲜少过问家中之事。女人的战场，哪一个大户人家不会有？演变的结果，就是小碧荷的处境越来越恶劣。

直到一年前清儿的强势出现，一帮下人才收敛。

面对清儿，他们总会有一种莫名的畏惧。

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小碧荷的生活起居皆由清儿打点。

突然，小碧荷迷惘问：“清儿，我是谁？”

“你是相府的千金，秦碧荷小姐啊。”清儿轻蹙着眉，荷儿又开始说梦话了。

“哦，我是相府的千金，原来我是相府的千金……”小碧荷喃喃细语，小脸在清儿背上磨蹭着，喃喃道：“我常常会做梦，梦到一些很奇怪的人，穿着和这里的人不一样的衣服。还有很高、很高的房子，会动的……好像叫‘车’的东西，会飞的……飞机？”

“那只是梦，梦里还有神仙哩。”

“哦，但是感觉很真实，就像是我住的地方，可这里，好陌生……我很害怕……”

清儿的眼中闪过抹复杂的温柔，低声说道：“荷儿不怕，清儿会保护您。”

听到这话，小碧荷轻柔一笑，问道：“嗯，我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

“会。”

“你说的，不许离开我，一辈子也不许离开我……”碧荷搂住清儿的小手紧了紧。

“嗯，一辈子，不离不弃。”清儿默默在心底说着。

冤家总是路窄。

刚步出书院，即撞上了坐着轿椅的太子爷。旁边还跟着几个宫女、小太监。“停！”太子爷绷着一张略带几分稚气的小脸，盯着趴在清儿背上的小女孩，挑眉示威说：“秦傻子，我记住你啦。”

小碧荷一脸迷茫。

忽而，太子咧嘴一笑，眼底鄙视表露无遗，“哈哈！原来你不只是一个大傻瓜，还是一个连路也不会走的傻瓜，不会还是一个残废吧？！”太子得意嘲笑，眼光扫过周围的奴才们，他们为了附和太子也跟着笑起来。

有人一起笑，太子傲慢的下巴抬得更高。

清儿倏地垂下头，将眸中闪出的杀意掩藏。

“清儿，他坐的轿椅好漂亮哦。”小碧荷羡慕说着。

霎时，嘲笑声销声匿迹。众人表情相当古怪，能低头的尽量把头埋得低低的，低到太子爷看不到脸为止——因为太子的脸色又开始剧变！

“下轿！”

两名轿夫平稳地将轿椅放下，太子双脚刚踏上地面，便抬起下颌，傲然说：“本太子从今日开始，不再坐轿！用脚走路。”说罢，衣摆一挥，气昂昂迈步闪人！一班奴才立即尾随。

小碧荷疑惑问：“他怎么啦？干吗要下轿呢？”

“他没脸坐了。”清儿轻淡回答。

太子骂人不会走路时，忘记自己正让人抬着走的事实。

翌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鸟儿树上喳喳叫。

小碧荷醒来不肯去上学，一大早即揪着清儿的衣袖，嚷嚷要去游湖。宰相府家规繁多，小姐们一般是禁止出门抛头露面的。清儿弯腰俯首，含笑地轻轻刮了一下小碧荷的鼻子，半开玩笑地说：“外面坏人多，荷儿不怕被捉去吗？”

“好人也很多啊。我会只挑和好人在一起，不去碰坏人。”小碧荷乌黑的大眼睛闪着可爱的光芒，撒娇地摇着清儿的衣袖，一派天真无邪。突然，小碧荷悄悄地把清儿拉了下来，靠近她耳边神秘地小小声炫耀：“清儿，如果你带我去游湖，我就唱歌给你听。我会唱很好听的歌，比二姐唱得还好听，我做梦的时候学的。”宰相府的二小姐，年仅十五，不仅长得国色天香，且才艺绝佳，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当然，四小姐的声名也一并广为流传——只是一个被赞得此女只应天上有；一个给贬得人间不得几回春。

清儿神情间掠过抹心疼。

小碧荷懂得，撒娇这招对清儿最管用，“去玩，好不好？在家里很闷啊……”

“很闷吗？”

“是呀。”

清儿温柔点头。

风和日丽，一叶轻舟在荷花湖上悠悠划着。

小碧荷欢快地用小手玩着水，衣袖沾湿了好一片。玩腻后，懒散靠在硬邦邦的船横，小小地皱了一下柳眉。这细微的动作被清儿注意到了，她划着双桨的手停下来，来至小碧荷旁边，把她小小的身子骨抱起，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腿上。

小碧荷舒服伸了伸懒腰，脑袋瓜子还撒娇地在清儿的怀中蹭了蹭。

清儿低头望着小家伙，淡淡一笑。

两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轻舟顺着涓涓的流水，缓缓移动。两岸景物尽收眼底，远山近树，轻烟袅袅，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很是安逸休闲。然而，一艘华丽的花船缓缓靠近，激起了湖面水波，小舟随即左右荡漾起来。清儿秀眉一皱，双臂自然收紧，怕小舟摇晃起来会让小碧荷受惊。但是，当清儿低头一瞧，方知白白担心了，那闪着好玩的眸子的人儿，大概觉

得这一晃又一晃的，像秋千一样很有趣吧。

清儿笑问：“荷儿是不是觉得很有趣？”

小碧荷调皮一笑，樱唇轻启，轻轻地在清儿的怀中唱起歌来，“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稚嫩的声音，唱着歌谣，旋律独特优美轻快，将清儿听怔住了。小碧荷越唱心情越好，像在梦中一样，微笑闭眸。

唱完一曲，小碧荷歌兴大发，再来一曲。

这一曲是古风的《虞美人》，却让清儿呆滞当场，心境激荡，喃喃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在湖上的另一艘花船上。

“楼公子，在看什么呢？可不可以跟云霞说说呢？”一个身姿婀娜的女子，衣着华丽地袅袅婷婷从内舱转出。

而在船窗棂旁，伫立着一个气质华贵的俊秀男子。乌黑如瀑布的长发，用一支玉簪斜斜插住，墨玉般的眼眸犹如一汪探不到底的幽潭，蕴藏着让人无法琢磨透的阴寒。这时，俊秀男子轻扬起唇角，“我是因为歌声而出来的，不料，却被佳人吸引。”眸光倾注在小船之上，毫不避讳地在自称云霞的女子面前赞美着另一个女子。

云霞能在青楼混到今天，自然已经不是一个无知的少女。楼姓，在漠北王朝乃最尊贵的皇姓，她可招惹不起。再说，他只在赞美一个女人，她吃醋也得把握一个度，于是，佯装娇嗔一下，“哟，公子在奴家面前说别的女人漂亮，就不怕奴家会吃醋？”

果然，此话引来楼公子一阵笑意，伸手霸道地搂住她的小蛮腰，让她熨帖在自己身上。

“美人会吃醋吗？”楼公子戏谑地挑起云霞小巧的下巴，仔细打量着。接着，他像自言自语一样，轻轻摇了摇头叹息道，“不如，你不如她。”

不如？云霞心下微愣，她艳名远播，在京城更是无人不知，自信容貌无人可比。她顺着楼公子刚才看的方向望去——当目光看到清儿时，瞬间愕然。但仅弹指之间，即恢复了平静，含笑坦然，“嗯，奴家是比不上她。”

楼玉瑾一愣，倒对眼前的女人产生了一点点兴趣。

“美人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云霞一听，掩嘴咯咯娇笑起来，“公子若想知道，让她们上船，问一下不就行了？”她就赌他不敢上前请。因为像这种纨绔子弟哪一个不是自命风流，若真瞧上哪家小姐可不会公然上前告诉她我在喝花酒。

“美人，告诉我，那佳人是谁家的小姐？”他一把抱着她，将她按在雕花的桌面上，动作也不太安分。

“公子。”云霞全身柔若无骨，低低哀求似的喃喃。

“说啊，不说……我就不会继续的哦，美人……”他低沉磁性的声音，不急不缓，却含着令人为此沉沦的魔力。

“宰相家的……”

“哦，真乖。”目的达到了，楼玉瑾猛地放开了云霞，悠然地整理了一下衣襟，无耻也做得轻描淡写，“抱歉啊，美人。和那样倾城倾国的佳人有幸同一个湖上泛舟，再做这事有点儿说不过去。”

再一次，他伫立至窗棂旁，望着湖中的一双人儿出神……

在楼玉瑾身后，云霞盯着他的背影，再将目光暗暗地移向清儿，那美眸中闪出一丝难以理解的焦虑。

日薄西山。

因为平时逛街的机会不多，所以难得出来的这一次，小碧荷开心得就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晃着脑袋瓜子说个不停，并且表示明天还要继续来玩。

“不去书院吗？相爷知道了要打屁屁的哦。”

小碧荷嘟起嘴反驳，“才不会呢，他又不管我。再说……我又……又不认识他。清儿认识吗？”

清儿笑着轻刮了她小巧的鼻子，笑咪咪地说道：“对！清儿也不认识他。”说着她有点儿同情宰相——天天住在同一个府上，荷儿竟然不认识自己的爹。近日，小碧荷能有机会出现在皇家书院里，全拜楼歆的一道圣旨所赐。想起宰相回府时的窘样，她便痛快得想放声大笑。

刚由后门踏入府中，即见到几个人守在这里，清儿眉头一皱，感觉气氛不太对劲。很快有人迎上来，这人约摸四十岁上下，身材中等，偏瘦，是平时待在相爷身边侍候的，好像叫陆仁。他说相爷有事找小姐。

碧荷一听，害怕地揪着清儿的衣裙躲到她身后，然后露出半个脑袋，瞟了瞟陆仁和他身边的四五个男仆、婢女们。

“陆管家，可否透露点儿，相爷找小姐什么事呢？小姐害怕。”清儿轻轻搂着碧荷。

“相爷在书房等小姐一个下午了。”

清儿丝毫也没有卑微的感觉，依旧娴静淡然、不紧不慢问着：“是关于小姐的事情吗？”

陆仁皱眉，正色道：“我只是一个下人，主人的事，下人不便过问。”

“若无要紧的事，我想带小姐先回兰苑用晚膳。”清儿淡淡的声，透出一股冷漠，将有些害怕的小碧荷半搂在怀中，柔柔地说了几句“不怕”。

陆仁迟疑着，清儿是婢女，他是管家，论在相府的地位自己比她高很多，没有必要理会一个小小婢女的话。但是，每当碰上这个婢女，他隐约会生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清儿是一年前由相爷带回来的，负责四小姐的一应生活起居。除了精心照顾四小姐外，

其他事情她一概不过问。

而除了四小姐，清儿对谁都面无表情。平时在府上，若无意中碰到一些姨娘、小姐她也从来不行礼。开始时，一些刁蛮的姨娘、任性的小姐，本是想教训清儿的，但都无功而返，哭哭啼啼向相爷告状，说清儿的不是，结果，却反遭相爷训斥了一顿，还禁止她们踏入四小姐居住的兰苑。看这情形，相爷无疑是默许了清儿的傲慢和无礼，相府上下，谁还敢去招惹她？

“相爷吩咐了，若四小姐回来马上带到书房，说有急事……”

“那……好吧。一会儿我带小姐过去。”清儿的话语中透着强势，双臂一卷，将小碧荷打横抱了起来，冲着怀中有儿不安的小姐温柔一笑，说道：“乖，没事的，我们一起去吃饭。”

小碧荷马上高兴地伸出小小的粉臂，搂着清儿的脖子，笑得很灿烂。清儿身材修长纤瘦，比一般婢女高出许多，两人抱在一块儿明显是一大一小，说不出的温馨。清儿无视陆仁一千人等，带着小碧荷径自往兰苑走去——敢在相府公然藐视相爷的大概只有这么一个了。

陆仁在相府待了几十年，自然懂得分寸，他吩咐下人，刚才的事情不许说出来，更不许乱嚼舌根，若传出一丁点儿，全部重罚。

书房中，刚过知命之年的相爷，静坐在书桌前，平时炯炯有神的双目，此时显得忧心忡忡——陆仁已经将事情的始末一点儿不漏地禀报给了相爷。出人意料的是，相爷只是轻叹了一声，脸上却不见有一点儿怒意。

“陆仁，看来，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兰苑吧。说起来，我还真很久没见我的小儿了，不知长得啥样呢？漂亮吗？”

“相爷放心，四小姐清灵无比、粉雕玉琢，将来肯定会是一个绝世的美人。”陆仁这话一点儿没有夸大，四小姐年纪尚幼，暂时瞧不出什么，但女大十八变，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

“听你说的，我倒是越来越想瞧瞧她了……”秦伯夷老眉紧锁，心里纳闷自己到底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儿？何德何能啊！傻傻的一个女儿，倒成最抢手的香饽饽，而且，皆是一些他得罪不起的主。

兰苑中，一共住着五个人。

除了碧荷和清儿，还有两个婢女小春和小秋，另外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哑仆，清儿唤他木子。他们三个都是自清儿来了之后才跟着住进相府的，主要负责二人平时的生活起居。

堂屋内已经备好了晚膳，清儿吩咐男哑仆准备热水。小春和小秋一听，便去准备换洗的衣物和花瓣等。清儿回头，不由失声笑了出来，小碧荷不爱拿筷子已经不是一两天了。这时，她又两脚蹲在雕花圆凳子上，手肘枕在桌面，直接用手抓着肉来吃，

像足了一个小混混，菜汁沾满嘴角。

倏地，小碧荷捏起一块红烧五花肉，送到清儿嘴边。

清儿眼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她最讨厌吃肥腻的东西。

“干吗不吃啊，很好吃哦。”小碧荷不依不饶，硬将肉碰到清儿的唇边。清儿拧着秀眉，不忍小家伙难过，迫不得已地微启朱唇，不料，刚启开一点点， she 就把肉给塞了进来。

清儿忙捂着嘴巴，强装着若无其事。

“清儿，你不许吐出来哦，要不然荷儿也会难过的哦。”小碧荷说得很认真，很认真——认真到清儿在她眼中捕捉到一抹促狭。瞬间，清儿一怔，那眸子中的清灵和狡黠算什么？但想归想，嘴巴里的东西要怎么解决？

“不好吃吗？”小碧荷歪着脑袋瞅着清儿奇怪的样子，于是，把脏兮兮的小手在自己衣服上擦了几下，再瞧了瞧，说道：“干净了！”她再一下子跳下圆凳，驻足在清儿跟前，不太满意地抿了抿小嘴，说道，“清儿坐着，怎么还是这么高？拿开手，低下头来……”

清儿眨了眨灵动的大眼，不明白小家伙突然想干什么，依她说的放开手，微俯身靠近她，小碧荷恰在此时踮起脚尖，小小的朱唇一瞬间印上其嘴角。刹那间，清儿眸中写满了愕然。她竟然吻上了？！

小碧荷丢了一句“我吃饱了沐浴去”，然后便一蹦一跳、笑嘻嘻地进了里屋，留下一脸惊愣完全没有恢复神志的清儿，连门槛旁同样一脸错愕的秦伯夷也没有发觉。须臾，清儿目光触及秦伯夷，神情即收敛，取而代之是说不出的华贵威严，声音也不似平时的柔和，清冷得不沾半分感情。原本雌雄莫辨的嗓音也略偏向男性，冷道：“既然来了，就进来吧。”

堂堂宰相低首恭恭敬敬行至清儿跟前，双膝一屈，即跪拜于地。

清儿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拿起筷子挑了一口菜，细细嚼食后才慢慢地说：“礼节免了，起来说话，让人撞见不好，你要找荷儿什么事？”

秦伯夷起来，恭敬站在一旁，说道：“下官过来是想见一下女儿……”

“直入正题，”清儿打断他的话，“我没时间跟你闲扯，一会儿还要哄荷儿睡觉呢。”

“是，今天退朝后，罪臣和几个内务大臣，陪同皇上……在御书房商议未来太子妃人选，太子殿下突然出现，亲点荷儿参加太子妃评选，皇上自是大喜，当场就答应了。”

突然——

“啪！”筷子折断的声响，来自清儿的右手掌心，他嗓音中透出危险的意味，“你答应了？”

“罪臣不敢。罪臣明确跟皇上提了，荷儿不适合当一国之母……”秦伯夷欲言又止。

“没答应就好。秦伯夷，你要记着，荷儿已经是我的人，即使你死了，她也不能损失一根头发。”清儿冷然的手掌略松，断成两截的筷子掉落地上，王者的气势迫得

人瞬间透不过气。

秦伯夷突然跪下，急道：“但是太子执意要荷儿参加！还威胁说，若荷儿不参加，他就不选太子妃，皇上无奈，已经答应择日下诏宣荷儿进宫……”

清儿愤怒地一挥左手，整张桌子都被掀翻，桌上的碗碟、食物碎了一地。

“该死的楼玄厉！竟然为了小孩子脾气把荷儿扯进来了！”楼玄厉，乃当今太子的本名，这世上敢直呼皇家名讳的人不多，那清儿究竟是什么身份？

“清儿……清儿……怎么啦？”内屋传来小碧荷焦心的呼唤，清儿怒气霎时隐去，对着宰相沉声喝道：“回去！不要让荷儿见到你，至于怎么做，我会给你指示。”

“是。”秦伯夷谦恭地退了下去。

秦伯夷刚走一会儿，就看见碧荷仅穿着单薄的里衣、打着赤脚跑了出来。后面，小春拿着一件小披风，惊慌地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喊着。

突然，小春只觉眼前一阵风吹过，手中的披风已经不见。当她回过神时，披风已经完好地包裹住小碧荷的身子。只见，清儿快速把碧荷往怀中一抱，将身后的一片狼藉挡在碧荷的视线之外，横抱着碧荷往内屋走去，经过小春旁边冷冷挤出一句：“没用的东西！下次换小秋来。”

“是！”小春吓得直打哆嗦，就差没有跪下求饶。

宰相府附近，有一处清幽小院。

夜深人静，院外暗淡的月光下，两道人影伫立，冷风吹过，衣袂摇曳，花草的影子东摇西晃，鬼魅异常。

“主子，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蒙面黑衣人跪在一道清瘦的身影前。

“嗯，很好。”清冷清冷的嗓音，带着几分慵懒，正是清儿。

“奴才冒昧问一句，主子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已经一年了。”黑衣人欲言又止。

“不急，慢慢来。宰相府貌似另有乾坤，其他事情，你多费心一下。另外，我的行程有变，不久后会进宫。”

“主子请三思，皇宫戒备森严，里面虽有我们的人，但时机未成熟，还不足以和楼歆抗衡。”黑衣人担忧。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仇恨的目光自清儿的眸子中溢出，邪魅恣意，“说不定我能寻得机会一举取下楼歆的脑袋，为父王母后报仇！”

“请您一定要以安全为重。”

“知道了，这事你不要和我姨娘说，免得她担心。”

“是，奴才明白。主子，奴才还有一事要禀报……您好像被盯上了，据消息称那人是十三王爷楼玉瑾。”

月光下，清儿绝美的脸颊上透出一股冷然，“他查到我了？”他男扮女装隐身在

宰相府的事已经隐藏得天衣无缝，怎么还会出了纰漏？

“今天主子去游湖，和他偶遇。近来有传说他喜上青楼妓院，想必是窥觑主子的、主子的……”黑衣人犹如咬到舌头一样说不下去。待在主子身边这么多年，他深知美貌、漂亮、倾城倾国等，凡一切形容女子美丽容貌的词如果敢用在主子身上，那几乎是找死。

不用多说，清儿立即就明白了。

不外乎是楼玉瑾在窥觑他的美貌。他抬首望着天边的一弯新月，眸子闪出一丝邪魅，说道：“你先回去吧，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妥，若计划有变再另行通知。”

“奴才遵命。”

清儿一挥衣袖，黑衣人即恭敬地行了一礼，施展轻功，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原来清儿的本名叫楼玄清，乃建平帝楼宏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前太子。十年前建平帝突然退位，震惊朝野，在这之前毫无预兆，至于他为何会这么做，对世人来讲是一个谜。但，对于当事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染满了鲜血又痛彻心扉的噩梦……

突然，一声夜莺鸣叫，在寂静的夜里尤其清晰。

清儿一惊，这是他和手下约定的其中一个紧急信号。他身影一闪，人如流星赶往相府，他冲入一间寝室，立即发现不对，马上屏住呼吸——空气中还残留着迷香的味道，入眼的是小春和小秋晕倒在地桌旁。他急急步出庭院，发现哑仆木子给人从背后袭击昏倒在地上……

· 第二章 ·

匪夷所思十三爷

宰相府附近的一条街道。

身材高大的黑衣人扛着一个小女孩，飞快地窜入阴暗的巷子中。

“喂，晚上很冷哦，别跑了……”碧荷小声嚷嚷，没有惊慌也不显得害怕。黑衣人也很有听话，照着碧荷所说，挑了一个寂静的地方把她放了下来。就算在黑暗中，碧荷也能感觉到黑衣人既兴奋又激动，他紧紧地握住她的小肩膀，紧张地询问：“月影！你是月影对吗？我找了你很久了！”

“月影？”小碧荷拧着秀眉，努力回想，倏地，脑袋里面传来一阵剧痛，她不由得蹲了下来，痛苦地呻吟着，“头好痛……”

“头痛？不要想了！停！影影，不要再想了！”黑衣人惊觉，难道是穿梭时空的副作用？天啊，教授说可能会有副作用，竟然是失忆！他赶紧抱住小碧荷，有些不满地小声咕哝，“难怪你待在这里快两年了，天下还这么太平，害得我都找不到人了。”貌似某女以前的品行不太优良哦。

渐渐地，小碧荷头不痛了，人也安静了下来，说道：“我们以前真的认识吗？”

“当然认识，都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那个……你和我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嗯。咱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算失忆了，你应该可以感觉到。”

“我不记得落水前的事情了，只有睡觉的时候很多事会浮出来。我以为是梦，可这梦很有真实感……”碧荷就是因为黑衣人说了一些梦中的事情才会跟着他出来。

“那是你曾经的记忆，大概是在借着深度睡眠恢复着，影影，把这个戴上。”黑衣人手中多出了一条银白色的像手镯的东西。他将它戴在小碧荷的左腕上，解释说：

“咱们来自未来。你得多睡觉，快点恢复记忆。这样咱们才有机会回去啊。”这丫头的脑袋可真好使，没有她，他怕是也回不去……

黑衣人靠近碧荷耳畔，低声说：“记起什么的时候，就到城南的‘月影茶楼’找

我。”那是他在多番找她无果后，于一年前开的，目的是搜寻与她有关的信息。倏地，他提高了声音说：“我走了。”

“喂！你叫什么名字啊？”碧荷在犹豫着要不要相信。不过，他还蒙着脸呢，若在街上碰到她还认不出来呢。

“崙希！你最佳的搭档。”黑衣人留下这一句话，转身就消失在巷子中。

下一刻，清儿幽灵似的出现在碧荷身后。平时，在碧荷寝室中的香炉常常会点燃一种特殊的熏香，比奇楠沉香更名贵，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久而久之，她身上的衣物也会有这一种香气。

他恰巧利用了这点找到这里。

“清儿？！”碧荷一喜，马上扑了过去。清儿也把她小心翼翼地搂在怀中，小碧荷环上清儿的脖颈，小脑袋在他颈间蹭了蹭。她很信任他，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她在他身上嗅不到一点儿危险的气息。

清儿深深望了一眼黑衣人消失的方向，抱着小碧荷往宰相府奔回。他施展轻功悄然带着碧荷回到兰苑。她这个傻小姐不见了，一时之间也不会有人发觉。回到寝室，小春和小秋已经让哑仆弄醒了，三个人紧张兮兮地守在门外。

清儿将碧荷放在红木床榻上，查看她身上是否有伤，见无事才完全放下心来，于是小声训话：“荷儿，下次不要随便跟人走，知道吗？坏人都是一副好人的样子。”有些话他不需要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料——

“清儿是坏人吗？”那纯净的眸子里，明明写着你不就是一副好人的样子？

“我——”清儿第一次让人问得哑口无言，有点窘迫。

蓦然，碧荷咯咯笑了起来，那清澈的瞳眸中含着一丝狡黠。小小的粉臂又在这时搂上了清儿的脖子，撒娇道：“你要陪我睡觉觉……”

“好，不过荷儿要听话。”清儿眸中又露出了溺爱之色，旋即和衣侧躺下来，让她的小脑袋枕着自己的一只胳膊。像往常一样，她老是不安分地往他胸口蹭，也时不时换着各种舒服的睡姿……唯一不变的是，那漂亮的小嘴角一直会泛着甜甜的笑意。

清儿静默，凭借着微弱的灯光，他悄悄地注视着怀中的人儿。生活在一起已有年余，为什么他会突然对她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

.....

次日清晨，圣旨一到，整个宰相府上下沸腾了起来，等到太监刘公公把圣旨宣完，除了宰相，很多人惊得未回过神。圣旨上说了，宰相府未出阁的三个女儿均能入宫选太子妃。大小姐已经出嫁多年，三个女儿不就包括了四小姐？一个傻瓜入宫闹出笑话还算事小，如果得罪了皇上或者太子，一不小心弄个满门抄斩怎么办？

小碧荷微眯着眼，似有少许的茫然，更多的却像是昨夜没有睡好，一副昏昏欲睡